

读点石油财经丛书
丛书主编 王国樑

1=11

购买本书，免费阅读10本电子书

谁控制了东欧，

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就控制了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

谁就控制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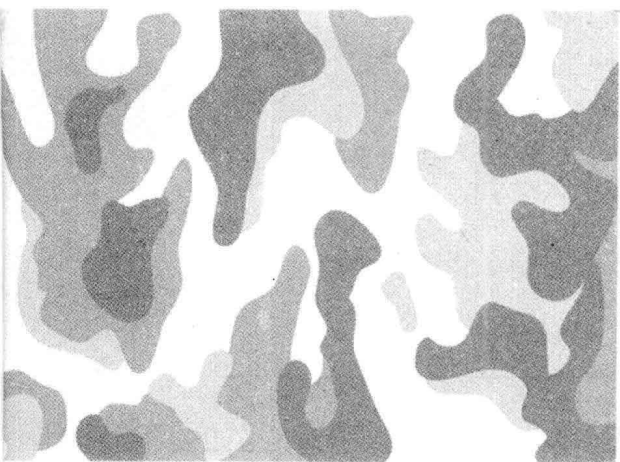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影响世界历史的权威巨著

陆权论

[英] 麦金德 (Halford John Mackinder) 著
欧阳瑾 译

石油工业出版社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影响世界历史的权威巨著

陆权论

[英] 麦金德 (Halford John Mackinder) 著
欧阳瑾 译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陆权论 / [英] 麦金德 (Mackinder, H.J.) 著; 欧阳瑾译.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 3
(读点石油财经丛书)
书名原文: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ISBN 978-7-5021-9887-9

I. 陆…
II. ①麦… ②欧…
III. 世界史—研究
IV.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8571号



陆权论

[英] 麦金德 (Mackinder, H.J.) 著
欧阳瑾 译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二区1号楼 100011)

网 址: 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 (010) 64523602 发行部: (010) 6425297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740 × 1060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10.25

字数: 150千字

定 价: 29.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的中心议题，甚至成为国际政治的重心。国家间围绕世界能源的控制权所进行的激烈争夺，各国维护自身利益所制定的能源安全战略，以及各国政府积极主导的替代能源开发，使能源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而油价波动、低碳经济、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不仅是政府首脑、智库学者的案头工作议题，而且成为切切实实的民生问题。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在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以石油天然气为主，扩展到煤炭、电力、风能、生物质燃料、核能、能源科技等各个方面，而伴随着能源问题的国际化，中国也从国际社会的幕后走到台前，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

中国石油作为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承担着履行政治、经济、社会三大责任，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使命，围绕着建设世界水平的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这一战略目标，积极实施“资源”、“市场”和“国际化”三大战略，注重国内外资源和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取得巨大成就。但是，能源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石油企业的海外发展往往伴随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引人瞩目的中俄石油管线一波三折，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无果而终，无不打着深刻的政治烙印。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创业经验，给扩大国际能源合作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组织国内外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能源领域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将学术研究与企业决策支持相结合，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为此，我们考虑建立一种长效机制，从国外引进一批优秀的国际石油政治、经济、金融、法律类图书，翻译出版，并与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组成“读点石油财经丛书”系列，计划每年出版10种左右的图书，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起到一定的借鉴、参考和决策支持作用。

我希望通过“读点石油财经丛书”的陆续出版，为石油企业广大干部、员工提供国内外最新的石油财经方面的知识储备，并为大众读者拓宽能源问题的全球视野。

王国樑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总会计师、党组成员

地缘政治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以说是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间接成果。当麦哲伦实现人类的第一次环球航行后，西方国家对世界的认识逐步完善起来，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观”也首次变得清晰起来。

地理大发现改变了这种模糊的“构图”时代，将之引领到清晰的“读图”时代。航海的进步让偌大的地球尽收眼底，人类文明的经纬线条逐步展现于世人眼前，地缘政治版图成为一种体现权力意志和民族视界的映像模式。

所谓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亦被称为“地理政治学”（Political Geography），是从空间或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或者说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空间配置的一门学科。从本质上讲，地缘政治学旨在“描述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力图说明“政治现象与地理因素、人类政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理论”。

事实上，对于怀有掠夺和占有欲望的欧洲君主们来说，只有了解地理，才能知道自己的对手，才能去琢磨如何去战胜对方。西方国家的“地理想象”自从哥伦布误打误撞地登上西印度群岛就开始了，西方探险家们所绘制的一幅幅“世界版图”将人类带入了帝国主义的“读图时代”。到19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西方战略思想家们所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使自己的帝国称霸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也就逐步完善起来，于是有了“陆权论”、“海权论”和“空权论”，有了“世界岛”和“边缘地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国家先后出版了四部军事理论名著，它们分

别是：麦金德的《陆权论》、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空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四部著作提出了不同的军事战略思想，至今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深远。

1

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1861—1947），提出了“陆权论”，真正地把地缘政治理论发扬光大。1904年1月25日，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 Pivot of History*）。1919年包括麦金德主要思想的《陆权论》（又名《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麦金德认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他说：“自从近代利用蒸汽改进航海技术以来，这样的统一整体已经出现。”麦金德在文章中提出了“心脏地带”的论点，他是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观念来分析世界政治的人。

麦金德将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结合确定分析世界政治力量，认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紧密连接的政治体系。他把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和战略结合起来思考，而且将“地理学作为能对治国和战略起帮助作用的东西”。麦金德说，自己“不是要预测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广阔未来，而是制定一个能适应任何政治平衡的地理公式”。他相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维持边缘地区和膨胀的内部力量之间的力量平衡。

他在论述历史发展的全球范围的地理环境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关系时，强调了大陆（陆地）地理环境对国家制定战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国家政治的关键。为此，他把全球地缘政治战略概括为著名的三段式警句：“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美国人把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十五种书并列，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

2

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是美国海军学院的第二任校长。他的全球视角也是以亚欧大陆为中心的。马汉青年时代就读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后服务于海军，几乎走遍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使他具备了全球性的海洋观念和战略意识，为创建海权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马汉在1890到1905年相继发表了“海权论”的“三部曲”，即《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亦称《海权论》）、《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其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详细论述了海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14，他又年撰写了《海军战略论》一书，阐述了如何实现海权。马汉在书中强调海洋地理环境的重要性。海洋是世界资源的宝库，对于一个国家开展世界经济贸易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海洋是国际交通的大动脉，“通过水路进行旅行与贸易总会比陆地容易与便宜”，“比陆地运输安全与快捷”。马汉信奉英国海上冒险家雷利和英国政治家培根的论断：“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能控制世界财富，进而控制世界本身。”“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获得最大的自由，谁就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或多或少地进行战争”。

马汉创立的“海权论”是对帝国主义时代海权争夺的思想反映。他以分析英国称霸海洋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成功史”为例，竭力“说服”美国政府积极发展海上力量，争夺与控制海洋。马汉认为美国的地缘区位比英国优越得多，在战略上从西半球来看居于世界中央位置，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又远离欧亚大陆，拥有安全的工业基础和众多优良港口的海岸，具备了发展海上力量的地缘优势。因此，美国若想从地区性大国变成世界性海洋强国，就必须发展和建设海军。当时曾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后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十分赞赏马汉的海权理论，并聘请了马汉任总统海军顾问。马汉的海权理论促进了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

有人评价，马汉的《海权论》对世界影响可以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

3

美国的莱特兄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动力飞机的设计师，他们为开创现代航空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的故事在全世界广为传颂。飞机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形式。1921年，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1869—1930）的《空权论》第一次出版。作者认为，一国应该大力发展空军，再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在空军的轰炸下也无能为力。只有空军才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空权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飞机在战场上的认识。书中对一国空军的飞机划分为：独立空军的飞机、配属于陆军和海军的飞机以及民用飞机。按照作战用途又分为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等。对指挥机构、制空权、飞机主要的作战形式、防空、空军地勤和机场等做了详细论述。

在杜黑看来，一国应该大力发展独立空军，不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在附属于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部队上。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空战由独立空军起决定作用，空军应该和陆军、海军并列为独立军种。事实上，各国空军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原则。杜黑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因为许多年来，战争主要在陆上和海上进行，没有陆军和海军，单独依靠空军就可以打败对手，这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战争的胜败概念也有了变化。一方打败对手不一定去占领对方领地，通过战争严重削弱对手，使之失去反抗能力就是胜利。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主要依靠空袭，经过长时间的轰炸使得南联盟最终妥协。杜黑的观点在现代战争中得以印证。

当今时代，由于洲际战略轰炸机的出现（B-2隐形轰炸机经空中加油后航程18000公里），加上携带的核武器，单独空军就可以对一国实施毁灭性打击。不久的将来，速度达到几倍音速的空天飞机，可以实现1小时内打击全球的效果，这是对飞机威力的极限发挥。

《空权论》的出版使杜黑成为第一位对现代空军做出系统性阐述的军事理论家。

4

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是一位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裔美国人，是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被称为“围堵政策教父”。他在1944年编著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地理是决定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依据这个概念，研究外交战略中的安全问题最理想的方式是运用地图或地球仪来探索世界地理关系。不论在战争时期或平时时期，必须以全球的观点来进行政治和战略的思考，而且可以“根据地理要素来筹划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为此，必须考虑“国家的领土在世界上的位置、领土的大小和资源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土和实力的分布等情况”。

斯皮克曼指出：世界实力的中心有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的沿海地区、欧亚大陆的远东沿海地区以及欧亚大陆南面的印度洋沿岸地区。除北美东部沿岸地区外，其余三块均在欧亚大陆沿岸的边缘地区。

对斯皮克曼来说，边缘地带是争夺世界的关键。他认为，因为拥有人口、丰富的资源以及占有重要的内陆出海通道，欧亚大陆沿岸陆地成为控制世界的关键。这些重要的地区包括濒海的欧洲地区、中东、印度、东南亚和中国。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的灵感是来自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但是其结论却是对麦金德的反驳。在本质上，斯皮克曼竭力想唤起美国对由德国统治世界的危险的注意。

斯皮克曼还有一些观点对战后格局，尤其是对美国国家战略产生重大影响。比如，他主张在世界大战中美国不要完全消灭日本，因为中国人口众多，面积广阔，早晚会成为亚洲强国，保留日本可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在欧洲，打败德国但不要灭亡德国，主要用来战后在欧洲平衡苏联这个陆地强国。事后的进展果然如此。

人类进入21世纪，战争的硝烟似乎渐渐远去，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出现了核武器、远程轰炸机、陆基洲际导弹、潜射洲际导弹这些终极武器。大国之间的对决已经没有赢家，但这并不能阻止局部地区战争的进行。战争的形态有了很大变化，但传统的陆、海、空力量仍然发挥着威慑作用。大国之间实力比拼和战略博弈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加上金融战、货币战、贸易战、网络战等超限战的出现，让国家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化，陆权、海权、空权的争夺还在继续。

因此，石油工业出版社重新翻译并整理了上述四部名著，在方便读者了解传统地缘战略理论的同时，在“中国梦”的大背景下更引发了我们关于未来的思考。

崔守军

2013年12月26日

（崔守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这本书，无论它的价值如何，都不仅仅是在战争时期狂热思想的促使下写成的；构成本书基础的许多观点，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已经概要地发表过了。1904年，我在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的《历史的地理学枢要》这篇论文中，曾经简述过“世界岛”和“中心地带”两个概念；而在1905年，我为《国家评论》杂志写了一篇题为《衡量国家和帝国优势的人力》的文章，我相信，正是我的这篇文章，使得“人力”一词开始流行起来。这个术语当中，不仅包含了战斗力的思想，还包含了经济论证的核心是生产力而不是财富的思想。如今，我之所以斗胆更加详尽地来阐述这些主题，原因就是：我认为，战争证实了而不是动摇了我以前的观点。

麦金德

1919年2月1日

第1章 全面透视 1

未来与和平；过去发生战争的原因；敌对利益集团的成长；关于国际联盟仅仅只是法律概念的危险性；出现全球暴政的可能性；公认的问题。

第2章 社会动力 5

民主理想主义，随之而来的灾难，以及它和现实的关系；“发展中事业”的经济现实；“发展中事业”的组织者；革命中组织者的涌现；组织者与社会纪律；伟大的组织者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专业人士的民主歧视；组织者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组织者运用“手段和方法”的思想；拿破仑；俾斯麦；普鲁士的战略心态；“德国文化”和战略；德意志的战争图；经济学领域里的战略思想；但是，民主政治从道德上考虑问题；“不吞并，不索赔”；不愿从战略上思考问题，除非是为了防御而被迫这样做；如果不重视地理的现实与经济的现实，那么必败无疑。

第3章 海上人的观点 24

从地理学来说，海洋是个整体，其重要性却仍未得到完全公认；因此需要采用历史的观点；埃及各个相互敌对的沿河政权；尼罗河被陆上政权“封锁”了；地中海地区各个敌对的海上强国；地中海被陆上强国所“封锁”；作为海上基地的拉丁半岛；海上强国从拉丁半岛这一基地包围了“世界海角”；拉丁欧洲半岛内部的分裂；由此，面积虽然较小，但以海岛为海上基地的不列颠有了发展成为海上强国的机会；关于通常的海上基地；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上强国；“世界岛”；海上强国最重要的基地。

第4章 陆上人的观点 54

从内部来看“世界岛”；有形界定的“中心地带”；其他的自然地域；阿拉伯中央地带；游牧骑士和农民；阿拉伯人试图建立世界帝国；草原地带；鞑靼人的屡次入侵及其影响；青藏高原以及进入中国和印度的西北通道；从“中心地带”到阿拉伯半岛、再到欧洲都畅通无阻；“中心地带”的战略界定；黑海盆地；波罗的海盆地；“中心地带”与“世界岛”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陆上强国最重要的堡垒。

第5章 帝国争雄 82

哥萨克人向“中心地带”全面进军；俄罗斯本土急剧分裂；真正的欧洲；分裂成东欧和西欧；东、西欧关系的历史沿革；两者之间的根本对抗；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东欧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特拉法尔加战役似乎将历史潮流分为了两支，并且长达百年之久；英国与“不是欧洲”；但实际上东欧位于“中心地带”内，历史并没有分成两支潮流；19世纪，英、法两国的政策一致；德国人企图控制东欧和“中心地带”而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组织的人力这个经济现实，即“发展中的事业”；政治经济与国家经济；1878年的经济大变革；德国的政策是刺激人力增长，然后利用人力来占领“中心地带”；但放任自由式的经济也是帝国的政策；两种政策之间的抵触；它们是两种“发展中的事业”，这一事实使得冲突无法避免。

第6章 国家自由 105

尽管我们已经赢得战争，但差点儿失败了；假如德国获胜，就算只是在陆地上取胜，我们可能就来得对付一个“中心地带”的大帝国了；从地理来看，“中心地带”是世界自由的持久威胁；德国如何犯下了在西线发动攻势的错误；汉堡与人力政策；如今我们必须把东欧和“中心地带”分开来；必须分成三种国家体制，而不是两种国家体制；处于“中间层”国家中的民族；国际联盟实现的可能性；决不能有“占据支配地位的伙伴”；必须应对“发展中的事业”；在国联中，多数会员国的权力应当合理平等；关于若干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战略要地；未来“发展中的事业”以及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理想的情况是出现经济发展均衡的独立国家；“发展中的事业”所带来的灾难；真正自由的国家为实现和平而制定的政策。

第7章 人的自由 128

在自由的国际联盟内，人民是否会变得更加自由；需要在国内以地区为基础而建立体制，另一种体制是建立在全国范围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之上；这必然会导致国际间的阶级斗争；理想的情况是势力均衡的国家当中，各地区势力也保持均衡；这种体制能使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机会；民族运动的起因；反对过度集中化；友好的国家之间，经济势力必须均衡，并由友好的地区组成；友好关系能否持久，取决于对“发展中事业”的进展进行掌控。

第8章 结束语 142

英国最近的大选，大选在世界背景下的意义；关于睦邻友好这一留存的美德。

第1章

全面透视

未来与和平；过去发生战争的原因；敌对利益集团的成长；关于国际联盟仅仅只是法律概念的危險性；出现全球暴政的可能性；公认的问题。

陆权论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我们的记忆当中，仍然充斥着跟吞噬一切的战争相关的种种具体细节；就算是我们自己早年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与我们之间仿佛也隔了一层纱幔。不过，高瞻远瞩的时候终于到来了，我们必须开始把这次漫长的战争当成一桩单独的重大事件，当成历史长河中的一道急流。过去的四年关系重大，因为这段时间承上启下，既是上一个世纪的产物，又是下一个世纪的发端。在过去，各国关系慢慢地日趋紧张；而如今，用外交辞令来说，已经有所“缓和”了。在目前，人们容易认为，仅仅因为疲惫了的人决心不要再有战争，永久的和平就会随之而来。然而，国际关系还会再次日趋紧张，尽管刚开始的时候会很缓慢；滑铁卢之战后，就曾经有过一个世纪的和平呢。1814年围坐在维也纳议会桌旁商谈的那些外交家们，当中又有哪一个曾经预见到，普鲁士会成为世界的一大威胁呢？我们又有没有可能，在未来把历史这个河床的坡度放平缓一点儿，从而使得历史的长河中不再有急流了呢？假如我们想让后代不去鄙视我们的智慧，就像我们鄙视当年维也纳那些外交家们的智慧一样，那么，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相当重大的任务。

历史上的各次大战，都是各国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直接或者间接结果；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每隔大约一百年，就发生过一次世界大战。而那种不平衡发展，却并不是完全由于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天才和能力而导致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地球表面上富饶资源和战略机遇分配不均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说在自然界中，根本就没有各国机会均等这样的事情。除非我把地理事实全部弄错了，否则我还要更进一步，说海陆组合以及富饶资源和天然通道的组合，事

实上可能有助于各个帝国的发展，并最终有可能让一个单一的世界帝国发展起来。假如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建立起一个在未来可以阻止战争的国际联盟，那么我们便必须承认这些地理现实，并逐步抵制它们的影响才行。上个世纪，在达尔文主义的魔力下，人类开始认为，只有最能适应自然环境的生物，才应当生存下来。如今，刚刚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之后，我们开始认识到，人类的胜利，在于我们逐步克服这种纯粹的宿命论。

文明的基础，是我们可以相互帮助的社会组织；而且，文明程度越高，社会分工就越细，社会组织也就越复杂。因此，一个伟大而进步的社会拥有强大的动力；要是不彻底摧毁这个社会本身，你就无法迅速阻止或者扭转它的发展方向。于是，那些独立观察者在数年之前就能够预测到，不同的社会因为沿着渐趋汇集的道路发展，所以最终都会产生冲突。历史学家在谈论战争之前，通常会先批评人类的盲目，批评他们不肯去看大难临头的危机之兆；但事实却是，一个民族社会，跟其他任何“发展中的事业”一样，初期还能够为了理想的事业来塑造它，可等到它发展成熟之后，它的本质特征已经成形固定，它的存在形态也就不可能有什么重大改变了。如今世界各国都正要从头开始，人类是否能够做到未雨绸缪，制定好各国的发展道路，使得尽管有着地理上的差异，它们也不至于在我们儿孙一代又发生冲突呢？

当我们急不可耐地否定历史上与“势力均衡”相关的种种观念时，假如允许纯粹的法律概念来支配我们关于国际联盟的想法，岂不是有点儿危险？我们的理想是，国家无论大小，都应当公平对待；这和我们的另一个理想，即不论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什么差别，都必须公平对待，是完全一样的。要像维持个人之间的公平那样维持好国家之间的公平，就得动用国家力量；而如今，由于国际法没能避免世界大战，我们已经认识到，必须有着某种权力，或者像律师们所说的某种处罚，来维护国家之间的公平正义。不过，在公民中实施法治所必需的权力，很容易变成一种专制的暴政。我们能不能建立起这样一种世界权力，使得它既能够让大小国家之间依法相处，又不至于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暴政呢？通往这种暴政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由一个国家征服其他各国；而另一条是这种国际权力本身堕落了，因为这种国际权力，原本是制定出来压制那些不法国家的。在我们对人类